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四

戊午孟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虜警甚急廟算甚緩
懇乞

聖明早計防勦以固封疆事伏自撫順失守全軍
覆沒遼東西悉已震動誠危急存亡之秋政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臣子臥薪嘗膽之日乃衆議
遲疑似過于慎重毋亦狃于嘉靖庚戌之役
謂何事張皇職竊以爲不然庚戌之役王汝

孝構隙于前逆鸞勾引于後而俺答之欲止于子女玉幣飽當自去况虜款未定我兵習戰虜在內地豈敢久停今奴酋席猥詐之資擅參貂之利招集中國亡命蓄謀于數十年之久白頭舉事一出而墮我名城殲我大帥不飽子女玉帛而飽城郭土地其志誠不在小况我二百五十年太平人不知兵復以積弱之遼當積強之虜揆之事勢欲其不折而入于奴不可得也遼危則闖關而西漁陽孤

竹間無名山大川之限掉臂而行孰能禦之
禍且有不忍言者故庚戌之賊雖搶擄于近
郊猶爲疥癬之疾今日之變雖在千里外實
係腹心之憂較庚戌奚啻十倍但夷考當年
肅皇帝嚴旨頻下羣臣章疏流通而外兵之調度
芻餉之議處種種經畫載在方冊

皇上固可覆視絕不類今日人才空虛章疏留中
羣情隔絕諸司鎮靜悄然若無事者說者又
云千兵之行餉以萬計兵集虜去費徒不貲

不得不爲此數米量羹之計而職又竊以爲不然也黠虜踪跡詭秘其鴟張豕突長驅直犯固不可知卽或異日乍起乍退多方誤我亦不可知總之堂堂天朝有覆軍殺將之恥自當滅此朝食故近地之兵不可不預備數百萬之餉不可不蚤具兵已備矣餉已具矣賊如遠遁則問罪之師接踵而東賊尚屯聚則進可爲蕩平之計退可爲固圍之策如妄冀虜之未必來也而兵餉不繼恐虜欲無厭

烽燧日逼禦之通衢者漸及于門庭禦之門
庭者漸及于寢室束手無策噬臍何及事且
不知所稅泊矣或又云奴酋勢在呼吸之間
而徵兵在數月之遠鞭雖長不加于馬腹不
知卽有數月之濡遲尚有顧盼可候待之期
不然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悠悠汎汎甲可乙
否所謂議論定而虜騎已過河則宋之已事
可鑒也或又云遼爲一隅之警何至紛紛徵
調頻年饑饉恐激而爲亂職愚以昔年朝鮮

之役未始不動天下之兵何以竭中國之財
力援此區區之屬國哉救朝鮮所以衛遼也
衛遼所以衛京師也豈昔日之遼東不可無
朝鮮之衛而今日之京師乃不必有遼東之
衛耶國家舉事當旁揣其情形之變而預度
其究竟之歸奴酋之當必勦易知也遼兵之
不能勦奴酋而必待于調募易知也以我之
必往待敵之或來則調募于暇豫之時與告
急于倉皇之際其得失利害又易知也慮必

周于事後患始弭于目前如苦兵食之艱習
因循之見袖手旁觀苟且倖免事或中變則
陳堯叟王欽若當年之策而徐瑄復蹈襲于
正統之季卒爲天下萬世笑皆以其策之不
預定耳長城之外引弓之國其受我豢養如
奴酋者皆鱗次櫛比見我之不能大創奴酋
蹈瑕乘隙何所不有則國勢日以弱國威日
以替而朝廷從此多事矣况奴酋狡焉啓疆
之思政勃勃乎其未肯已也頃奉

書選碑畫 卷之四
明旨云其大舉征勦事還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具
奏故職恭繹大舉之

明旨瀝陳利害之大端見奴酋不容不勦又不
容
易勦之狀若此

皇上試思此何等時耶請事留司馬門不報天下
事可知矣乃閣臣以發內帑請不報復以枚
卜大僚考選諸務請不報樞臣以揀用宿將
請不報各臺省以邊事條陳便宜十無一報
陛下卽不能早朝宴罷如往時值此羽檄交馳之

際召閣部九卿科道時賜臨問以籌戰守之
宜則邊臣鼓其壯氣塞虜禡其雄心此所謂
戰勝于廟廊之上也先年遇有虜警曾遣京
堂兼憲職駐劄通涿二州以成犄角之勢今
督臣汪可受星馳出關撫臣劉日梧已議移
駐山海矣若黃花鎮古北口等處係

陵寢重地先年虜曾潰入儻遇有事撫臣料理稍
遠調兵援遼守備單弱按關二臣甚爲地方
慮似當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賜勅詣各邊口督同道鎮諸臣同心防禦如臺臣
熊廷弼素嫻邊事可卽令回道以俟不次擢
用至部議調募防守亦當刻期赴遼以備不
虞者也邇來沿邊守備員役因太平日久未
盡揀擇間有人地未甚相宜者吏兵二部不
妨從長酌議移之內地另選素有武略者速
爲催補以重戎備至遼東被兵地方今督臣
旣已出關分任不可無人除原役守巡兵備
諸臣照常管事外不妨以督餉監軍紀功各

銜添設道臣以資謀斷凡此皆緊急之要務
所當亟爲料理而愚臣之杞憂又不獨此也
職每恨有宋澶淵之後寇準議不能盡用竟
釀靖康之禍蠢茲小醜卽非金兀之強大類
元昊之狡故是勁敵謀國者須畢舉羣策先
定規模一勝不爲喜一敗不爲懼守此不易
將日見其有可成之功而奴酋之首計日可
懸于闕下慎毋若朝鮮之後議戰議封貢
日齟齬于交戟之下卒之戰與封貢皆成畫

餅而幸關白之以內難罷兵也伏乞

陛下垂神省覽亟勅該部酌議施行

○巡按直隸御史潘汝禎題爲薊門逼近神京足
兵亟宜召補并速用昌鎮大將以重

陵寢以固根本事項建酋倡禍城陷師殞遠近震
驚督臣汪可受請于薊永等處共調兵六千
五百名赴山海關應援于遼猶可照應于薊
今該部又議再挑選數千領之出關則去薊
漸遠矣昔之調客兵以入衛者今且移主兵

以離營矣遼以全不設備竟至大敗今日之
薊備于何設內地空虛謀宜萬全京師堂與
也薊鎮門戶也遼左藩屏也利害呼吸相關
虛實一脈流注遠近緩急均宜預籌蓋薊去
京師甚近僅僅數舍窮一日夜之力可直抵
都門且也平原曠野無高山大川之險可恃
而從遼至薊如石門等處酋由間道以入亦
不過日許是薊鎮一帶近則門戶急則咽喉
其關繫何如重所恃沿邊營路處處防守漁

陽之間撫臣任之畿輔東西督臣轄之聯絡
錯署扼華夷之要而當其衝蓋擁衛

神京任莫重焉今遣調矣又挑選矣伍兩旣缺
老弱徒存儻奴酋詭道乘虛不知薊之爲薊
何以禦之且所可寒心者不獨奴酋也往昔
虜薄都城盤據近地其入也不由古北口以
至獨石喜峰諸口黃花鎮等處乎已往覆轍
不足鑒乎况所可重懲者不獨往事也今石
塘路連報滿旦母子聞遣兵援遼傳調精強

達子乘機入犯將作何勦除誰保其止于竊
擄而已乎承平日久武備廢弛今日之兵增
之未必強梁少減遂成恇怯薊平之間夫亦
自救不暇之時矣反復籌畫終不敢以挑選
出關爲萬全該部旣議檄兩撫臣召補則目
前爲薊設備孰有急于此者隨召募隨訓練
務使強壯可用使虜有叵測各將不得以兵
調爲辭不然于遼希以成救援之功于薊先
已撤門戶而貽堂奧之禍咎將誰歸哉職接

領關務甫旬日遼報一至卽飛檄嚴諭薊永
六道將領倍加隄防且不敢拘由昌平謁武
陵而西舊例一領

勅卽抵薊永沿邊巡視然閱視以兵爲先此閱而
彼調舍內而之外儻近地卒有不虞夫將何
辭至昌鎮總兵視他鎮尤亟

祖宗立法深維

陵寢之重故以督臣控制又設大將鎮守文武將
吏共爲防衛咫尺

皇陵易于居守若督臣遠出矣被議之總兵不能
視事昌密之間虛無人矣天壽山靈詎能晏
然此時不用大將將安恃哉當亟咨廷議必
擇有勇有謀堪任此選者以往昨年之調張
肯俞承胤不知何故今觀于覆軍之慘用人如此
亦當代得失之林矣柰何不速擢用以重鎮
托一良將也嗟嗟邊事至此時勢孔亟議餉
則計部當速籌處薊昌密永京運未發者悉
發未補者悉補時以呼庚癸爲防使軍實充

而士氣壯議將則樞曹當速咨詢有缺則補以官銜無缺則取以聽用急以將爲重使國有干城而師有元戎連日該部所起用有名廢將如劉綎官秉忠柴國柱王國棟俱蒙

旨俞允矣張承胤等捐軀賊虜身殉疆場此而不卽爲優恤何以酬往風來麻承恩等以廢將倡義以家丁固守此而不加以褒美何以旌勞鼓衆又據輿論所指廢將如馬林趙夢麟張萬邦等或舊案已定或彈墨方新總之國

門首人皆曰可職敢附聞以俟該部酌用焉

○河南道御史熊化題爲西虜合勢可虞督臣援

遼宜急伏乞

聖明嚴飭邊臣決策防勦以固封疆事昨職因撫
順之戰全軍覆沒援兵不出鎮城孤危經略

猝未能至議先遣督臣將兵出關調度相機

鼓舞將士又議將順天保定二撫臣移駐近

門首地以固東關蓋變出創見不得不爲此救急

關之先着也時因會推集議

闕下而諸臣皆以爲然該部卽據揭題覆奉有明旨矣按臣初議遼兵新破宜守不宜戰宜守遠不宜守近必山海關固而後京師無虞必遼全而後山海關可守試以詰之謀國者遼宜救乎不宜救乎旣欲救遼督臣宜出乎不宜出乎督臣旣出宜急乎不宜急乎此問之國人不煩再計也今爲持重之說者見奴酋尚○屯撫順妄冀其或退而復奉相機進止之明旨遂欲決緩師之策也然職之憂正謂狡虜按

兵不動謀尤叵測蓋逆酋兵止數萬傷一卒
則減一卒遺一矢則折一矢抗以全遼之力
而援兵繼至其不能長驅無疑也所畏與西
虜合勢則遼必難支不觀開原道臣告急稟
帖乎西虜方會兵十方寺堡治辦攻具則與
逆酋通謀情形已彰今日之計急宜用間謀
牽制西虜使不得合而開鐵其咽喉也防禦
之計務出萬全在遼陽宜宿重兵互相聲援
而後開鐵可守若開鐵破則東西虜合遼事

不可爲矣試問諸臣以上一切相機調度部
署防守李維翰能辨乎不能辨乎呼吸安危
之際能待經略乎不能待經略乎如是而督
臣宜速出乎不宜速出乎此職所謂問之國
人不煩再計者也至相機進止廷議已極周
悉蓋援兵止數千戰不足守有餘必據城乃
可併守必速出乃可入城若虜已圍城則數
千之衆力難決圍而入已出之師義不返旆
而西逡巡坐潰噬臍何及故常議虜圍開原

則宜入守遼陽圍遼陽則宜入守廣寧圍廣
寧則宜入守寧前此衆議相機進止之說也
非逗遛山海關首鼠觀望爲能相機也然待
虜圍遼陽徒守廣寧又于緩急何益今督臣
志切請纓計不反顧而議論煩多疑畏易起
恐遼事去而山海關必不能守山海關危而
京師之禍臣子猶忍言乎至是而督臣之首
不足以膏斧鑕持議者又何以謝督臣也不
觀臺臣李徵儀疏乎異時虜犯大同總兵張

達戰死而督臣郭宗臯廷杖謫戍此先朝故事也今日事端百倍大同而尚無一

嚴旨申飭文武將士又何以激同仇之氣而勵敢死者以忠耶二撫移鎮非職敢輕議也山海關一墻以外逼近甌脫內無扼塞僅倚一關爲固可弗備乎故按臣王象恒殊切近憂以經略出塞則當以督臣留鎮職恐經略後時議以督臣出塞則當以二撫移鎮且二撫之移鎮寧欲其身先士卒嬰矢石決背城借一

之策耶督臣出關則近關人心不無震動而
修備禦飭保障皆非一二武臣所能任二撫
移而人心自固外備必周其不宜緩者以主
待客以逸待勞兵家之勝算也所可慮者黃
花鎮古北口等處皆當虜衝鞭長莫及則請
如李徵儀議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賜勅詣各邊口督同道將預戒不虞此內備所不
能緩者勿謂增一官則增一費而固爲是鯁
鯁也方漢全盛時烽火達甘泉而棘門壩上

細柳皆以宿將重臣屯兵防禦而虜卒亦未
至豈迂而闇于計耶

皇上方勤宵旰切拊髀謀臣畢智于內戰士力爭
于原而猶懼驛騷惜勞費若居恒無事時反
掌安危誰任其責乎夫職所議者皆應變之
急着也謂不急則于變無濟也使虜果退戢
師出無功乃徐而計職之過慮罪職之張皇
此社稷之福也職之幸也職願受之設全遼
不守東關動搖督撫之遲疑實階之厲自有

任咎者職不敢與聞也伏乞速下

嚴旨命將出師速張撻伐無蹈因循目前僥倖無事庶于大計有裨矣

○管理山海關主事鄒之易題爲逆酋狂逞屠殺無忌仰陳末議大伸撻伐以震

皇威以奠東陲事臣日屢接夷情邊報羽檄星馳及偵探情實始知撫順一帶突遭奴酋殘毒剪陷我城堡蹂躪我士馬虔劉我子女據吞我土地我大將軍偏裨將而下及卒伍皆以

血戰就死地不下數萬猶兢兢內視欲窺我
清河垂涎我遼陽齟齬不已今撫順之間僵
屍遍野膏血成川真有痛心疾首而不忍言
者夫奴兒哈赤直女直一部落耳與其弟素
兒哈赤據有甯宮塔哈喇賽之地富饒狡黠
且并其弟卜兒哈赤以兼其衆又并有猛骨
唎羅結扯臣憨兔小反青宰賽等爲聲援納
我連逃噉我單弱陽爲納款陰蓄異謀幸我
邊臣不欲釁自我開故數年以來藉口北闕

尚有需未發耳今狂逞大肆睥睨猖獗中外
震驚數日以來臣坐不安席寢不貼枕食不
下咽竊料遼左三面頻夷一面臨海環遼而
穴者皆虜也豈但一奴酋假使沿邊諸酋效
尤而動我全遼將若何計者曰必請援兵今
將借之宣大諸邊乎借之真保三輔乎借之
薊密與石燕等十二路乎文移之往來揀選
之審詳糧餉之議處動以經月是假人于越
而救溺子也卽擬徹本鎮兵那東支西稍棟

其半令各堡主兵者應援諸堡官軍獨無信地又慮一旦竊發進之不能退之不可卽勉強持戟以前而餉復不給各軍效命格鬪氣旣不鼓神將安王枵腹而驅之戰必不得之數也法曰將不知兵以卒予敵今紈袴之子肘印而坐市井無賴之人受符往發爲兵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固宜中國長技萬倍于虜今之將領平日不習戰大都以退縮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擊鮮鳴劔鮮甲而樂帳中

麾下轉相效尤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
戈緩急不足爲用金鼓幾于絕響偶令之截
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此尚足稱敵愾
乎如神鎗火器放發衝攻更番裝載不留餘
剩望敵便發一發無餘敵得以立睹其窮我
無以續綴于後真同虛演故事爲虜酋所褻
侮也方今時事孔亟矣不速爲定計使奴酋
喘定而下清河南去則靉陽危北去則開原
危西去則遼陽失遼陽失則廣寧莫支萬一

勾引西北騷然并馳全遼猶爲我鎮哉臣愚
無識慮有一得妄爲當事借箸焉 一曰急
補將領夫總兵叅遊誠諸軍司命也及今不
補而聽其代庖可乎臣謂此有事之秋與居
常大異宜于見任及閒居家中廣羅名將曾
經戰陣能蓄有猛勇與敢死士及智勇兼備
者速推填補促令就任不採虛名不拘資格
則人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鼓期以成功報
矣昔馬文昇經略哈密里麻悔罪余子俊鎮

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滿四就擒
許進領鎮大同瓦刺入貢薛祥佩將印巡邊
圍斬虜騎郭登設攬地飛天網陷城朔北今
豈無若人誠得此輩重任之不爲中制無虞
狡虜矣 一曰急發邊餉雖有金湯非粟不
守今計遼運月糧月止四錢又每遲至數月
不沾實惠揭貸出息又有公私使用之需其
不脫巾而呼已幸矣更望其敢死耶顧值茲
危迫之日其年例之欠兌解發無從至矣問

寺之馬價數借而補給無日矣言屯而不暇
算籽粒矣議鹽而不暇言開市矣惟借濟一
道可支目前乞行該部查勘當年額數春秋
該銀若干見貯者速爲起解未到者速爲措
處

皇上念全遼之重亦宜多發帑金以佐之蓋士宿
飽則力強壯自相期蓐食秣馬以雪陷害之
憾也 一曰急議救援方今遼兵止八萬有
奇其城堡大小二百七十有九以額兵分守

其中則一堡能幾何總調則諸隘誰守抽撤則集勢不多時事已不可支矣不得不借力于邊鎮謂其朝發而暮可及也卽昌密重臣原屬一體自宜同舟共濟期滅此而後朝食今乘其驕氣借大兵壓服而圍制之毋俟其息肩毋待其勾黨或力疲于四應衆苦于屢勞我以飽食安靜之兵數挑而數撻之蓋竈添則軍勢益雄力逸而軍氣愈振虜敢與爭鋒乎夫將領得人而士卒自知用命應援有

備則主兵必且自安兵餉以時不乏則上下相維而不解如是乃相其機宜審其形勢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勿妄爲動仍號召遼左及中外軍民有能投石超距者有能挽強引重者有能突入無恐者有能習知神火者有能善用間諜者開大網以收羅之如此期得二三萬人食以客兵之額糧待以不次之獎舉主客大兵分爲三路各以大將統之一從廣順關間道直走甯宮塔以搗其巢絕夷之歸

路一從靉陽清河以堵截其前一從遼陽城
或走穆家蒲河或走懿路武靖以橫遏其衝
突列虎蹲大將軍諸火攻于前助以神鎗短
刀于後漸次而前又下

詔于諸邊鎮北則徵金台失白羊骨以爲翼蓋北
關之役我軍生全彼彼受國恩未有不應者
也在靖安堡則召猛骨啣囉以充隊彼懷其
父王台之恨度未有不應者也在三岔兒堡
及仙人洞則召二麻子大真等以爲應彼德

我撫賞未有不應者也以至沿邊諸酋俱

明詔之曰我國家仁恩浩大其市賞賜給未嘗乏
絕彼何人斯故敢暴虐慘毒屠僇盤據與我
爲仇爾衆其爲我協力興問罪之師期于殲
厥渠魁剿滅羣醜且下令曰得酋長魁首者
賞若干得部落首者賞若干

皇威在前厚賞在後必不爲彼所招致而合謀于
我無疑如是則奴酋勢孤其黨將自敗全遼
始可保安無事矣抑臣尤有說焉夫奴酋屯

兵撫順擁衆五萬橫亘四十餘里輕中國爲
無人矯焉無忌橫行莫可誰何者今卽借援
恐非數十餘萬不可李廣號飛將軍其破虜
○陳也以三十萬衆始橫行匈奴中王剪破荆曰
非六十萬不可彼二將者要皆以多勝寡可
落敵人之膽若曰苻堅之衆投鞭斷流謝玄
僅以三千收淝水之捷顧今之將不乏謝玄
其人今之虜非苻堅烏合之衆比又非臣所
敢言也臣愚謏何知在廟堂當事與邊陲重

言通石書 卷之四
臣自有妙算然大都奴酋情形揣料不過如此不然優容養亂聽其自退自進媚以撫賞以救目前不但終爲遼左千百年之患而于喪亡諸武臣及數萬生靈之命寃慘將何以發舒華夏之氣雪天地神人共憤哉

○刑科給事中姚若水題爲勦酋決不可已治內
必不可疎懇祈

聖明亟用人才併採輿論以圖全勝以雪大恥事
臣謹按奴酋本我屬夷久奉約束霑恩澤非

他虜比一旦稱兵犯順陷城殞將大逆不道
莫此爲甚卽狡酋去來未易遙度而天朝聲
罪致討斷斷不容緩已顧攻人必先自治決
勝務出萬全可徼倖嘗試苟且結局已乎臣
請歷陳之自古未有朝堂乏仁賢而邊疆能
奠安者文武壯猷集思廣益所從來矣今日
大僚缺乏言路空虛孰爲密勿鎮定運帷幄
之籌孰爲師中調度壯將士之膽孰爲贊畫
廟謨圖必勝之策孰爲閱視師旅振積玩之

弊昨廷議會推相視錯愕以不得人爲憾設
臨敵分遣何以應之大僚尚可緩補乎候補
考選尚可停閣乎行取留部尚可虛拘乎此
目前最喫緊事舉朝合詞以請者也乃一切
防禦多方勦除通國之論亦有可採擇者

一曰禁兵宜練大營暨各衛軍士不下十餘萬
老弱虛冒固多強健精悍亦復不少當于營
中擇一二副將令其挑選精銳特爲教訓或
不難兼糧以優之庶平居慣習當陣便捷城

守可憑以無恐矣

一曰近地宜防山海薊門去京纔數百里不可無重兵守禦其間如黃土嶺一片石等處猶恐乘虛而入當于偏裨中擇二三驍將令各帶卒伍嚴爲防護或不難偵探以待之庶我能守彼不能攻 陵京可恃無恐矣

一曰起用宿將酋虜東西交訌所在受敵豈將領寡弱能勝任而愉快者如杜松劉綎官秉忠馬林等業經起補尚有原任宣撫總兵王

學書甘肅總兵王允中皆熟知夷情屢立戰
功與債帥迴別且家丁慣戰可佐緩急宜併
起五府僉書以備大將之選可也

一曰召募遼兵內地承平日久民不習兵卽膂
力不乏亦且見戰鬪而股慄遼左東征餘兵
多聚金復海蓋間燒礦爲業皆夙善射騎親
冒矢石與市人自異且久挫驟用更覺感奮
宜命將招棅以資衝鋒之用可也

一曰賞格宜懸兵凶戰危談虎色變自非破格

優賞誰肯爲我出死力須明揭榜文有能密
斬酋首者作何爵賞恢拓疆土者作何封拜
無論我衆感非常之遇誓不與賊俱生卽驕
虜脅從中必有聞而甘心者未必非擒斬黥
奴之術也

一曰文法宜寬兵家勝敗決于呼吸必欲牽制
進止恐難悉中機宜莫若予以便宜勢可前
驅何庸逗遛時當觀變不妨持重無論虜情
可從容探聽凡我將領得一意制人不煩內

顧未必非風勵豪傑之術也

一曰發登兵據地利以制狂逞自登州趨旅順可竟日而至由旅順抵黃峪島汪家口亦不逾一二日誠移舟師于汪家口與鎮江寬奠兵合可相機而前亦可依險而守酋且腹背受患能復逞兇西犯乎

一曰諭屬夷搗虜穴以收全捷朝鮮北關于酋爲世仇此酋猖獗兩國震恐誠遣一介之使諭以大義惕以近憂必各出長技與奴爲難

而我以大兵乘之分道夾攻直抵巢穴酋且
進退無據能不落魄授首乎凡此八議皆採
之衆論叅以一得似可爲邊防而其所深願
力請者則無如發內帑語云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似茲大舉非百萬金錢不可頃部寺竭
力湊處纔五十萬我

皇上亦止發十萬何以充餉須慨發數十萬足彼
支給斯士卒無庚癸之呼有超距之氣以守
則固以戰則克不憂酋不殄滅耳儻猶然吝

惜異日財匱師疲大事已去發之庸有及乎
抑臣猶有慮焉近日報酋退撫順三十里

皇上得無易視之乎不知彼蓄志數年與師一旦
豈肯中罷而我以全勝天下受夷戮辱若此
豈有不犁庭掃穴繫頸闕下者哉矧此奴得
志他夷生心疆圉且無寧日若何其以省事
生事也臣謂剿酋必不可已者以此伏乞

聖上大奮乾斷補大僚下科道發帑金仍勅諭樞
部酌議施行遼左幸甚臣愚幸甚

○工科署科事給事中范濟世題爲黜酋謀尚不
測國家計宜萬全敬陳末議以祈

聖裁事竊計建酋受國家豢養之恩二百餘年不
爲不久歲得國家貂參之利金錢數萬不爲
不多二十年來製兵器練人馬招集我中國
亡命之人以爲羽翼謀又不爲不深且毒前
者邊臣閉關却使欲聲罪致討彼便惶懼乞
天哀退侵地減貢夷革車價惟我指揮頃又質
子請命矣則酋又似極其恭順毫不敢逆我

顏行者以故人遂謂酋止窺伺北關憚于

天威尚不敢逞耳今一旦陷我城堡戮我大將

抑何無忌憚至此極也由此言之則前之恭

順我者皆愚我誘我而其志欲有爲也夫爲

謀二十餘年而發于一且輕背二百年豢養

之恩歲擲數萬金貂參之利與我爲難而今

又僅僅擣撫順而歸也是何發之甚暴而歸

之甚易也彼豈不念天兵之乘其後乎使酋

○工而愚人也則可若酋非愚人也則其謀尚不

可測而其志亦甚可畏矣語云疾加于小愈
業壞于垂成言有易心也此正將士枕戈待
敵之時未可以易心乘也真使奴酋歸巢無
他志復質子請命我不可不與問罪之師明
矣不待再計矣第前酋之盤據撫順也勢雖
兇然猶爲離山之虎驅之歸巢尚易今酋之
復歸巢穴也憑其險阻如負嵎之虎制其死
命頗難似不得不需以時日耳然無柰宰賽
諸夷又擾我邊關也在他夷犯順可以不慮

惟宰賽則不可不慮在宰賽平時犯順可以不慮惟宰賽此時犯順則不可不慮蓋宰賽奴酋之壻而數通往來者也萬一我師渡遼之後朝夕與奴酋從事彼宰賽煽動諸夷出死力以蹂內地爲奴犄角使我兵腹背受敵前跋後蹙儻輿一有不備何以結局豈不見輕四夷而國家頓乎知已知彼百戰百勝爲今之計宜較量彼我之間果我能逐彼使不近邊上策也恐我兵不能禦之使不深入

中策也亦可坐待不然卽厚撫之使不助逆
下策耳亦可行也外此則無策矣惟有廣招
軍馬多設將領使征酋者不分于備虜備虜
者不使之征酋庶我不至疲于奔命彼不得
合其兇謀蕩平猶可計日耳恐前此三五萬
之說于征酋猶不足何以更言備虜耶然慮
者曰餉不足耳職以爲今日之事惟當計奴
酋當征不當征耳征奴酋惟當計宰賽當備
不當備耳如奴酋當征宰賽當備而以金錢

籌邊碩畫 卷之四
之故輒以區區零星軍士試敵也無乃失計
乎國家度支雖乏內府外府皆我

皇上之物臣子于此尚不得自有其身于國家金
錢何以更分彼此云况我

皇上英明主也卽愛金錢當不甚于封疆諸臣亦
不須過計矣昨撫順報至用兵無兵遣將無
將倉皇失措至使君父震驚起經略于廢棄
之餘用大帥于數千里之外募健兒皆五合
六聚之衆已爲堂堂天朝短氣猶曰變起倉

卒今事機已動矣可不長慮却顧復蹈前日之失乎想廟廊應有勝算而職不敢不盡其愚也職無任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奉

旨移駐薊警頻聞防守宜嚴請命進止事自遼左喪師殞將羽檄紛馳

皇上怒焉東顧屢屢

宣諭臣于本月初三日奉有移駐山海之旨卽日牌行該路修葺公署不日啓行外因念薊

門咫尺帝京臣責在封疆分宜固圉毋震驚
大內然遼實屏蔽薊門防遼正所以防薊安薊
正所以安帝京也臣自聞警以來日夕兢兢
謀所以外修防內備守者不遺餘力督臣汪
可受有援遼調兵之檄臣雖慮切根本而輔
車相倚豈容秦越視業如數徵發不敢後期
比督臣以前月二十七日過遵化與臣相向
淚漬憤憾已復慷慨籌咨仍慮援兵數寡且
天津保定更脆弱不足賴臣于本鎮正調五

千之外復從標下挑選鋒四百五十員名佐
之其諸可殫一得備緩急如聯絡北關諭檄
朝鮮赴援急着皆密相啗確不覺達旦臣非
不欲條舉其槩而以爲責在薊門而侈言遼
事爲越俎旣急遼左而復颺颺薊門爲張皇
故惟緊切實圖之期于慎固防禦毋重貽君
父憂耳今旣奉有移駐山海之旨君命不宿
于家臣何敢濡滯其行以干嚴譴且山海亦
臣轄內也第云移駐非必親臨矢石也去遼

尚遠非有利害逼身也臣卽庸愚何至恇怯不前但山海只一鎮城耳督臣見駐劄矣鎮臣朱國良且隨徵調而俱往矣保定鎮臣王宣亦以初九日至關矣斗大山城騷擾已苦不堪臣卽兼程以往何所駐足然此其小者也本月初四日據石塘路稟報夷酋明暗合落赤傳調各處達子隨帶食米盔甲弓箭前往地方聚齊明說打圍暗要做賊又據古北路稟報夷酋看見溫布下部落有二十一夥

三十一夥一個一夥各騎馬帶弓箭食米往
西行走又據石塘路稟明暗合落赤領達子
數百帶盔甲弓箭食米明說在地名白河一
帶打圍暗要在石塘東白馬關西地名合大
肚犯槍初八日又據古北路稟毛乞炭并溫
布挨妖什三家調兵要在十四五前後于西
協四路沿邊犯槍初九日據馬蘭路稟奴酋
何暈台吉騷腦台吉溫布台吉三個頭兒共
湊達子五百餘騎隨帶弓箭要在這月二十

五前後往洪山口東西做賊拿人又差達子二百餘騎亦同時往曹家寨古北口墻子嶺東西地方竊犯等語又據喜峰路稟報東虜插漢王子虎墩兔憨等帶領部落三千餘騎到關稱被賴暈反率領達子將我們攔阻不放過來索要他家走的兩個老婆偷了他家牲口我們復差達子回家取了盔甲殺敗了他賴暈反也傳他的達子待我們接包回去要與廝殺等語又據潘家口報初六日南門

外住人金滿前藥風吹火星沿燒城外關廂
房屋一百三十餘間南門城樓一座西城角
更房一間城內營房五十八間等因夫夷狄
犬羊耳雖豢養馴服然投之以骨則爭而滿
旦與其子溫布等酋皆狡黠甚強者也年來
以革賞之故蓄憤深矣故一面講款作搖尾
乞憐態一面竊犯爲挾增新賞計臣鑒前轍
力持之幾三年不許加增縷粟其耽耽跳踉
何嘗一日忘狂逞特以內地戒嚴每每失利

以去如洪山口之斬級五顆墻子路之斬級
一顆石塘路之斬級二顆生擒四夷潘家口
之生擒四夷皆近日事也今乘調發之後暇
知內地空虛乘釁蠢動勢所必至而外夷之
仇殺卽在關外潘關之火警猶屬非常時當
督臣遠出鎮臣偕行而臣復移駐山海一切
調度機宜責之何人且談邊事者只云薊門
密邇陵京而遵化鎮城之去羅文峪只十八
里去洪山口只五十餘里去潘家口只九十

聖妹
聖氣
里去喜峰口只一百餘里未必人人知也夫
此數衝邊者皆隔一垣而與虜隣也薊門以
匹馬不入爲功則必以匹馬闌入爲罪萬一
防禦少疎致有潰裂微臣固無所自逭旁觀
持議者肯與臣分任其咎否故按臣王象恒
有遼左阡危薊門震驚之疏關臣潘汝禎有
薊門逼近神京宜固根本之疏皆誼切同舟
故情殷語到願當事者熟察也且臣移駐山
海未必能濟遼之緩急而去薊鎮則有肘腋

之憂不然臣之急公向不後于諸臣山海非
鬼國臣何爲而嗷嗷自取畏縮之譏乎伏乞
皇上省察勅下該部酌議臣應否移駐山海或別
有責成如臺臣所云專遣經略到鎮代臣受
事董邊可恃以無恐臣方可一意東行而無
返顧之憂則不獨邊關之幸亦微臣之幸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一得以備
聖裁事頃者奴酋狂逞爲二百五十年所未經見
主憂臣辱通國皇皇卽臣屢疏謬附于焦頭

爛額之誼無一報可而獨是海運未議從督
臣請餉疏中奉

旨着該部議覆未嘗不嘆

聖意固兵餉之爲惓惓也連日聞登州兵船未必
堪用而青州樂安縣塘頭民船素慣通海今
督臣疏又及淮船統在議覆諮詢斟酌顧此
爲餉之本色計耳而餉之折色先是奉

旨着戶部多方措處昨接

聖諭又令內閣傳知戶工上緊湊處臣托在計垣

正講求措處而未有方也乃戰守機宜有得
自採聽臣請熟數于前惟我

皇上試垂擇焉大約今日之役募兵未集糗糧未
儲經略未臨訓練未熟仍利用守而不得轉
以戰之一字漫爲嘗試于倉皇若募兵旣齊
糗糧旣備經略旣到訓練旣精卽利用戰而
不得更以款之一字抱恥貽羞于百世夫戰
須三面進剿此人人知也乃夷虜交証將先
剿夷乎先剿虜乎夷雖暫退而整造梯刀虜

被勾連而紛紜犯搶今每日見告矣臣謂諸
虜入犯或權借講賞而延緩解散奴酋大逞
必全憑用計而深入搗巢此兩言盡之耳蓋
宰煖二酋係福餘一派虎墩兔憨係擦漢兒
一派抄花又魁猛可一派各自爲部各自爲
心雖宰賽近爲奴婿然犬羊有何情誼兼虜
性多疑而兵法亦曰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儻
設法行間以攜其交而疑其心能終保無猜
乎且堂堂天語一大舉虜必且旁觀蠕蚌進

退躊躇况其被誘引而來非夫蓄志多年者
比何不大彰朝廷恩威傳諭諸虜一諭以奴
狡敢犯天朝目中豈有虜黨奴得志必不能
並存虜虜于奴豈有利焉再諭我今大舉必
盡剪滅夷若虜能反攻夷繫奴首于

闕下准照順義王故事許以世受國封三諭爾
虜今日無非爲要賞耳虜其降心于我也貢
賞如故若敢據邊窺覷不卽回還者永革貢
賞仍議剿除虜于此戀貢賞之利而復怵于

剿除之害當必翻然自攜盟約而退者一部
退諸部俱退然後隨而從事于奴此以逆虜
攻奴之大略也奴巢距宰賽諸巢有北關爲
之中隔彼此信使往來非由北關必由內地
若得將領有心計者設法密擒或令北關就
近擒之得其相通消耗用我通使假充彼使
改彼譯書反覆離間妖酋之情可得且奴蓄
異志四十年濡忍未發慮北關之尾其後也
今乘虛破撫順覆沒全軍所不卽長驅而猶

荏苒觀望無他志在北關耳若北關危而畿
左半壁皆非我有不可不蚤爲北關計者况
奴酋與北關金台失白羊谷相角有年中國
每季撥火器兵五百爲之防守北關深懷我
而厚仇奴今合一面爲北關多助援兵旦夕
隄防或奴西出北關北關卽尾奴追之至大
征時定借北關兵若干爲鄉導搗奴右脇夫
北關隣奴北朝鮮隣奴南朝鮮當倭變時受
我南朝恩厚今合諭之曰汝于屬中故守禮

義我亦禮義蓄汝奴背恩汝當協力擒奴以
成數百年忠順我當嘉乃績重乃封典至大
征時仍調朝鮮烏銃手二三千同我兵由鴨
綠從山後進征搗奴左腋此以順夷攻奴之
大略也凡奴所用皆華人也華人悉我中國
情形如往時龔姓者事奴雖柄用事而時以
好語諷諭奴故奴尚戢而不敢逞今龔姓人
或老且死矣其他爲我中國士若民者必皆
困厄無聊或懷材抱智斷絕功名之路甘心

爲奴用耳今須懸重賞購得華人之柄用事者細偵奴之謀略而一味設疑用孫子之五間法以繫奴頸况奴貪利嗜殺殺胞弟殺愛妾抄沒部落軍無不切齒憾者彼中無亟欲釋憾而甘心奴者乎聞往時奴中軍干谷里張海輩皆屢到邊與撫鎮道將各官叩頭相見則設法勾引當亦無難夫撫順至奴住牧處二百餘里有五關隘須進一關卽守一關若越關而過恐無歸路凡奴住牧處遠近深

淺虛實堅瑕我軍須一一爛熟而非有奴之
前後左右人與我同謀誰其悉此者夫奴于
我誘之市則市致撫順陷矣誘之追則追致
全軍沒矣而我獨無誘奴一法以制奴若多
方得奴前後左右人皆爲我用何奴之不可
誘者此以奴攻奴之大略也雖然今日之役
專主必攻無煩再計乃三路進剿則須多兵
多餉多用重臣今大將賴李如栢一人而經
略楊鎬尚未知何日到會記朝鮮之役有經

略有贊畫有叅軍彼從事一路且周詳密慎
而况三路耶舊臺臣劉國縉熊廷弼一以父
母之邦倍輸忠悃一以并州之地夙著威名
何不及蚤

賜環以需任用而部司中如潘宗顏之生長塞地
邊計多聞萬有孚之能讀父書家丁尚在或
假以督餉紀功等項名色亦足佐運籌而效
一臂至于劉曰梧倏而議鎮邊關倏而借推
樞貳當會議而銓臣與事未聞留以待樞貳

聖旨之推當會推而樞臣畫題未聞留以踐邊關
之任止緣大僚落落應手無人一時周章失
于明白奏告而從中剖晰乃出自

天語之煌煌目今應否移鎮應否內推當事自應
直奏至于樞長黃嘉善聞命飲冰諒在急赴
該部仍須馬上速催不許稱疾再辭他若廷
臣條議如關內則門庭莫切于薊密而喜峰
諸口之必須慎防關外則遠兵或不習地利
而東山曠徒之極宜招集諸如此類鑿鑿可

行未聞當事據揭覆奏大抵言官之言取
旨未易全在當事採擇應酌覆者酌覆應徑行者
徑行若必候

旨之爲拘拘厝火處堂臣不知其所終矣

○山東巡撫李長庚題爲遼左孤危已極援兵時
刻難緩請急調附近南兵水陸並進以保封
疆事該兵部題稱將登州文登卽墨三營挑
選一千五百名渡海赴遼應援緣由奉

聖旨是卽便嚴行道將等官將登州等三營內挑

選各帶盔甲火器卽以原領千把等官或另
委堪用將領管押勒限從海道渡遼悉聽從
中調遣不許逗遛觀望事平之日一體從優
敘錄行糧卽于各軍應得月糧內預支兩月
抵給文到之日該道府官卽行措處給發不
得拘攣悞事仍將起行日期給付差官齎回
投部查考等因移咨到職職看得奴酋犯順
陷城覆將上厯宵旰勢若燎原凡爲臣子義
切同仇况山東與遼左一海之隔事在震鄰

籌邊碩畫 卷之四
患在剝膚該職接報聞警之日預行沿海道
將兵馬聽職親行查閱飭備不虞茲者奉

明旨調援該職備查萬曆二十一年倭患方殷山
東沿海設兵甚密後因倭平漸行減汰連年
災旱每苦無餉以致營伍多虛其登州卽墨
文登俱係本地衛所軍兵不堪調遣而登州
水營實額止存一千四百五十七員名又將
陸地南營內并行挑選湊足如數火藥器械
將省城貯備精利者運赴該營職卽星馳赴

彼中尅期調發其應用將領中軍等官并預
給月行糧銀及發兵日期容職另疏奏報外
惟是自古師行糧從而南兵調遣查之節年
舊案月行糧等所費頗煩且登州水陸二營
共額兵二千四百一十九名此兵一遣所存
止九百餘名俱挑選遺剩者該郡孤懸三面
備禦全空一水之外南有倭東有虜萬一交
警則束手坐困無可支撐該職數日以來預
慮有此調發必有此空虛與司道再四籌度

真有食不下咽者計一面發兵一面召募雖不能遽足一千五百之數而募補千名以保內地萬不可少乃東省自大禩之後民力竭困今年二麥雖收猶未登場京邊正供尚不能前該營春餉無從支給而司府庫藏俱爲賑荒搜括如洗泰山香稅往額每年五萬餘兩近止六七千至萬金而止纔足額數十分之二至于起解京邊銀兩急比燃眉不可那借此外官如懸罄民若反裘別無一絲一毫

可爲借用惟有臨清解部解監稅銀每年約
共四萬兩伏乞

皇上軫念東方遼左唇齒之邦與他地不同援發
旣不可遲備禦又不可懈俯將前銀暫留應
解之數聽職等酌量爲發兵援遼及募兵守
登之用庶兵行不匱內地永安而緩急亦有
所恃矣蓋簡兵練卒本忠義以激人心諸將
士不敢不竭其力惟是餉之一節非預備不
能非枵腹可待連年東省之災

皇清通志 卷之四
皇上所鑒知也至于今日實不能爲點鐵成金之計不得不望恩于我

皇上矣目前切近遼左北則薊門東則登萊最爲要地方兵食之圖勢難需緩職叨疆場之寄不敢不因調遣而慮及于防禦之資也統惟

聖明垂察

○兵部題爲奴酋背逆計在必勦謹按征播征倭事例酌議兵食仰祈

聖斷事臣惟兵家之勝在于未戰謂廟算當先定

也奴酋世受豢養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殺我將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通天神人共憤廷議僉謂當殄滅此用振國威恭奉

明旨曰征剿曰撻伐亦曉然傳布于海內矣先是臣等會議調兵募兵合用五萬時遼瀋危在旦夕徵兵于遠無當緩急故止議就近調募爲聯絡防禦之計云爾今朝議已決計剿伐非倣征播征倭事例用兵十餘萬欲以示壓卵之勢收覆巢之功猶是不可幾之數也按

朝鮮之役宣大二鎮共挑選馬兵五千山西
一千今虜封雖定事端未已西鎮兵馬固未
可多撤一面照前數挑選一面募補此額遼
左得援兵之助而西鎮無缺伍之虞或亦可
行乎往者征倭調浙江水兵四千又召募步
兵四千今征建州水兵無所用之止調陸兵
四千亦一面召募補足原額此時汛期將畢
陸續募補以便明春分布汎地計未晚也南
直狼山兵亦可調用二千照前例募補又往

時嘗調湖廣土兵四千四川土兵六千此輩
輕剽便捷登出如飛以當奴酋步兵更爲得
力至河南毛葫蘆兵往曾調數千征播此皆
應議調之兵也又嘗調寧夏鎮城兵一千五
百名陝西甘固三鎮各借五百而延綏則調
入衛兵一千七百名又發銀召募一千三百
名今延鎮入衛兵馬先調發出關而寧夏陝
西甘固諸鎮在在多事或未必有兵可借請
照往日延綏募兵之議各鎮分募若干并買

馬匹各差慣戰將官統領援遼錢糧卽于京邊內開銷亦各鎮纓冠之誼也畿內八府先已行文召募河南山東皆近畿地方亦應分投募兵每州縣不必拘定名數但取有勇力技藝者如難其選雖平原獨無亦可也如此徵募幾于海內騷動矣猶不及五萬之數至于橫江一帶礦徒先經移書督撫設法招集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謂已招有數千此則在前議五萬之數者也督臣又謂密諭北關

報有精兵萬人併移檄朝鮮亦整兵以待矣
朝鮮受我卵翼得保舊封其圖報當不後於
北關再祈

天語一申諭更嚴重于督臣一紙書也用此十餘
萬軍馬豈原議百萬錢糧所能濟事大約行
間用一步軍歲費十金用一馬軍歲費二十
餘金尋常防禦之槩也當此危急之秋使人
冒鋒鏑蹈白刃非有厚糈豐犒何以得其死
力况安家買馬製器等費又在月餉之外故

曰數米而炊不可以治三軍倭之役費至七
百八十餘萬播之役未及朞年亦費二百餘
萬而川湖貴三省民間買馬運芻加派私貼
之費又不可數計此臣待罪楚中時所目擊
者也今遼人能堪此乎一銖一粒勢必取索
于公家卽以三百萬計猶是大約之數耳盖
當夷虜交訐之時爲勦滅奴酋之舉必守者
自守戰者自戰禦虜者禦虜勦奴者勦奴然
後兵力不分而舉事萬全也調募之兵旣十

餘萬合以遼東堪戰兵不下十二三萬內以
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虜之用征剿奴酋
者可得十萬人總領大將非得四五員不可
及查征播八路進兵用大將六員副叅二員
征倭水陸並進用大將四員是以羣力畢效
而收功于一舉今大將自李如栢外合再用
四員各隸以叅遊等官六員經略標下另設
標兵遊擊二員此必不可少之官大將如劉
綎杜松官秉忠柴國柱其選也似應再起二

三員添註五府僉書以備推擇而叅遊都等
官聽經略督撫便宜委用凡遼將素負勇略
曾經戰陣廢閑在家者皆可委也其各鎮統
領援兵入援遼者率多選擇之官亦可酌用
也臣部與科道各官更多方諮訪凡立有戰
功以註誤投閑者皆起送軍前隨宜委用有
功卽復原官功多仍陞職級前議固有起廢
一途必攜帶家丁三五百名以上者始得收
錄其有慷慨功名而貧不能蓄家丁者何自

致網羅亦不廣矣建議者諄諄以起廢爲請
此臣所當申議者也從來大征有監軍有贊
畫此在軍中爲提綱挈領之官更屬喫緊是
在吏部亟爲推用有應會同都察院者會疏
上請可也他如練禁兵以重輦轂嚴關防以
固堂奧布文告以剪其羽翼廣間諜以離其
心腹事可徑行機難盡洩者臣等不敢一一
瀆奏惟是徵發之兵幾徧南北續議之餉兩
倍前䟽事體重大非臣部所敢擅議伏乞

皇朝通志 卷之四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再加會議詳確覆請施行

○戶部題爲遼餉孔亟仰遵

明旨那借湊處以濟時艱以重邊計事竊照逆酋
狂逞陷城隕將東激西挑燄且燎原勢將滋
蔓宵旰厯封疆之慮簪纓切同仇之恥政天
厭其惡而棄之時也詰戎兵而行天討寧後
時哉惟是軍旅之興糧餉爲急諸臣議兵則
議餉鯁鯁皇皇唯恐悞國家大計借問寺水
衡未已也而至于請帑情可知矣幸蒙

皇上念餒卒不堪荷戈而空廩無絲裹腹慨發帑
金十萬兩以鼓士氣壯國威邊臣聞之色動
而思奮夷虜聞之舌咋而魂銷矣臣部司餉
皇上者也當會議時餉計百萬而臣部僅以十萬
計知臣部之匱也今百萬又不可得矣

皇上知此數之必不可少臣部必不能處也屢頒
明旨一則曰多方措處毋致缺乏一則曰上緊那
借湊處不得借言遲緩以悞軍機洋洋

聖謨度奴酋之情形爲軍機之緊急量帑藏之虛

實爲措處之權宜籌畫運之掌上俘虜恍在
目中矣臣感激自矢能無說而處此乎夫所
謂借者非借之本部也又非獨借之北部也
查得四十二年四十四年以薊鎮宣雲之謀
南戶兵工三部各有那借俱蒙

皇上俯允湊發幸而邊軍輯寧此往事之明徵也
彼時憂在我軍其患小尚有同舟之誼此時
憂在黠虜其患深豈無分炎之心合無於南
戶部見貯庫銀暫借二十萬兩南兵工二部

各借一十萬兩共足五十萬之數蓋南北有
異地而部無異心欲獎帥三軍而紓君父之
憂遠聽更難安枕庫藏有彼此國計無彼此
欲剪滅兇醜而圖朝食之慶蓋臣自是關心
况南戶之豆粟足支數十年究且朽蠹或平
糶而裒其實或改折而蓋其虛皆可以充積
貯何憂不足哉其兵部工部時無大緩急事
而聞各饒于蓄應轉輸以佐軍國之急又無
旨嗚俟再計矣至于臣部先奉多方措處之

旨卽督率各司屬日借著而籌緣節年額外浮費
既苦于人事額內儉縮復困于天時新例之
責成于法已無遺利事外之搜索于人又似
拂情無已則惟以本部之宜入各處之應出
者嚴爲催解乎查得先年河工借用過河南
及鳳陽等府解京漕折銀二十餘萬兩年來
河臣久缺聞河工銀兩積貯頗多應照數刻
期解還本部以濟急需者一也各省直州縣
拖欠京邊歷年卽爲帶徵雖有叅罰終鮮實

效見年徵解多至年終或逾年始至何以濟
燃眉之急也他如缺員空月稅契贓罰事例
納班等項并前現徵帶徵凡外府之入盡宜
刻日起解以濟急需者二也淮安倉四稅銀
兩除額支運月糧軍外每年約有餘銀六七
千兩自七事申飭後僅解一次其餘年分俱
收貯淮庫且有別項借用者矣應劄行該府
及該倉查出盡解其徐州臨德等倉及鈔關
凡有贏餘亦宜隨數及時併解以濟急需者

三也兩淮等處各運司鹽法既已大行凡舊
欠及新引已納在庫者作速起解未納者作
速徵完刻期解進以濟急需者四也各省直
漕折銀兩多至愆期未解卽前歲平糶糧銀
尚有逋負在官者應各行督催以濟急需者
五也先年東征各省直裁扣衙門各役工食
節省公費曆日祭祀等項併一切軍興銀兩
原議事平卽止聞有仍留充本處兵餉者應
行各省直查出以軍興而佐軍興盡數起解

以濟急需者六也凡此皆不待設處可朝發夕應者是在各撫按司道同心協力毋以秦人而作越人肥瘠視也至于清虛冒節浮冗搜無碍廣事例等項容臣同各司官按款斟酌期在可行有濟實用另疏專請

○江西道御史薛貞題爲奴酋狡謀叵測天兵防勦難緩懇乞

聖明申飭固守大張撻伐以安疆圉事竊惟奴酋自陷城尅堡覆軍殺將後退出關外勾連諸

虜時出時入若有事若無事議者遂以為無
 意大舉然不知此政奴之狡詐玩弄嘗試其
 憂更大耳夫建酋本東方虎夷而奴兒哈赤
 又多智而有謀自認質子為恭順我已墮其
 術中及清河殺戮之慘苟且結局而奴益肆
 然無忌今番突發若火之燎原不可嚮邇豈
 僅僅為屠陷城堡已耳不過陽為緩而陰為
 計或進兵而使我疲或退兵而使我怠其意
 在圖北關耳蓋北關一綫犄角之勢猶足以

宗
掣奴之肘而尾奴之後儻左窺右伺一折而
入于奴將東西結成一片更無足爲奴慮而
遼事去矣遼去而山海薊門危矣尚可悠悠
忽忽以尋常犬羊視之耶先議守而後議剿
此廟算之無遺策決勝千里之外者也然而
制勝之權則在督撫鎮臣尤在經略耳夫督
臣汪可受出關援遼業已得旨視緩急爲進
退諒不以逗遛觀望遺君父憂者此無容再
議矣撫臣李維翰身任封疆全遼百姓皆其

赤子當此殘破之極遼人如在湯火必奮發
其精神爲拯溺揀焚之計修城堡安人民增
調將士添設道臣凡可以固吾圉而扞夷虜
者當無所不用其極奈何平居無事旣弛備
以養亂一經敗挫又束手而無策今日報虜
至某堡明日報虜至某堡漫云大破打退俟
勘實再報竟不言傷虜若干傷軍若干不幾
隱匿如清河故事乎夫屠城殞將喪師辱國
此在

世宗皇帝時業有明法今卽不宜臨敵而易亦當
戴罪立功儻功不足以償罪國憲森嚴誰敢
輕貸此撫臣所當自力者也鎮臣李如栢以
世將而號能將今茲特當必有一段忠勇可
觀者第以新將而用素未練之兵說者以爲
兵與將恐不相習然而不然也國無必勝之
兵而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毆烏孫
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兵訓練于將者
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一號令而氣色精

明今以如栢才略而總其師指麾變置戎行
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色者乎惟熟計審處
一面固守一面謀勦上以報國家下以保身
名毋委責于人專任于己此則鎮臣所當自
矢者也至于經略楊鎬朝紳推轂隨請隨報
固爲急而用之也今將一月尚不聞動靜幸
奴酋緩兵猶可稍待設使長驅何濟于事該
部獨不可馬上數日一催乎又獨不可勒限
急趨赴任乎夫經略未至兵餉未集則當固

守勿爲賊誘勿墮賊計而輕言戰經略旣至
兵餉旣集則當速勦勿以小挫而畏勿以小
勝而驕而輕言款議勦則計兵計餉均不可
緩而餉尤急諺曰軍馬未動糧草先行蓋言
餉之當預也近聞薊鎮發援兵于遼數日間
資糧盡而餓居市食已相顧莫支羣思逃歸
保河所調兵沿途給路費無幾逃歸者日相
繼夫小小兵動尚無餉以固其志設異日興
師數萬令枵腹者磬磬內潰之患豈止敵國

之憂已耶昔唐德宗募兵遣征藩鎮糧餉不
充以致軍士憤怒瓊林大盈之積卒不能保
此非殷鑒哉爲今之計必須多議糧餉以待
考朝鮮之役費近八百萬此豈百萬足以了
事要在盡力區處先議及各部次及南京又
次議及各省職猶記向令邢台時庫貯有備
倭兵餉銀約千餘兩一縣如此則各畿輔內
可知職又記向按蘇松時有備倭兵餉銀約
萬餘兩又訪之浙中亦然三吳兩浙如此則

各省又可知若處處搜括此皆見在實數可
備一時之用儻搜括已盡開呈上覽

皇上尚吝此內帑乎慨然頒發當不俟臣下之喋
喋矣餉足則當動兵然兵則衆寡相當而勁
夷如奴遂足取勝乎遼金史言女直兵滿萬
則不可敵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跳梁
輕健無不以一當十而我兵非數倍于奴何
以當其銳非簡練而精選之何以摧其鋒近
日募調之兵未嘗臨敵止可守而不足以戰

惟寧夏延綏一帶兵素稱強悍其人日與虜
狎且喜戰鬪而有節制或量調以備用或令
杜松廣募壯勇多招夷丁捐厚餉以結其心
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得實用者至應
調南北陸諸兵務必拔其尤使人人可戰不
徒取足于數而惟在于精然後合天下之精
銳分要路以進借北關爲嚮導令朝鮮爲羽
翼用橫江亡命之民示復其故土而使之以
仇攻仇三面夾攻肩背受敵又懸重賞以搆

之多間諜以疑之有不腹心內潰而望風披靡盡掃奴穴而繫奴頸於闕下職不信也柰何其與懦畏事者借口釋此爲外懼而欲姑置奴酋于不較夫以堂堂全盛之時而令么麼小醜橫行無忌殃民損威莫此爲甚若不一大創將來遺禍有不可言者矣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題爲首謀叵測虜患方深懇乞

聖明直以用人爲安攘第一義事職讀漢史至文

帝時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劉禮徐厲爲三將軍出次細柳壩上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及至武帝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由斯以談凡爲國家者苟將如周亞夫臣如汲黯而用之以禦侮折衝銷于未萌何變之敢圖所謂戰勝于廟廊之上者也今日

奴酋橫甚矣其入撫順也殺一大將墮三城
損偏裨以下八十餘員屠軍民幾至二萬可
不謂得志乎我猶未嘗一矢相加遺也有何
畏怯倏爾遁逃此之爲謀殆不可測夫撫順
爲酋市賞之處不難一舉而盡付之兵火之
中其不貪我市賞甚明也旣不貪我市賞必
將剝我土地養威蓄銳磨礪以須秋高馬肥
進退瀋陽漸窺遼左一帶諸虜層見疊出蠢
蠢皆動使之撓我疲我牽制我伺隙觀變有

待而發幾幸一大逞之爲快狡哉首乎計必
出此今將何以應之昨觀兵部酌議兵食一
疏徵發之略帷幄之籌其大槩可覩矣然職
愚以爲兵惟取于有用宜從少不宜拘于十
萬也餉不妨于過多宜從寬不必限于三百
萬也廢將作何安置召募作何訓練器械作
何修整糗糧作何積蓄進兵作何分布朝鮮
北關作何指麾一切機宜直候經略至條上
方略次第行之此不煩再計者若目前喫緊

皇上第一義惟是用人爲汲汲此時朝中見在之人內閣止一人尚書止四人侍郎亦止四人科臣止七人臺臣領差在京者亦止十人總之則不滿三十人也嗟嗟當國家全盛之日祖宗累朝之所培養我

皇上臨御以來之所網羅豈其乏人忽至于此聞之蠻貊傳笑四夷真是聖朝一大闕事豈不痛哉蓋我

皇上深居大內雖寂不聞聲顧往往自神其智自

雄其斷似以人爲不必用又似以人爲不足
用有不必用與不足用之心橫于中遂視天
下無一可用之人矣以故密勿之

詔命不宜冢卿之環賜不決總憲之席虛不布臺
諫之門扃不開各衙門之印劄不予一日如
是日日如是一人如是人人如是但有剝落
絕無登庸積薪之嘆時聞空國之形已見羣
工解體主勢益孤

皇上試一思之其在外廷托重恃力者誰分猷亮

采者誰明目達聰者誰可備緩急當禍亂者
又誰也急則露肘終將噬臍嗟何及矣蓋

皇上用人人無不願爲所用者惟

皇上不用人人雖欲爲所用不可得也至人欲爲
皇上用而不可得天下事尚可爲哉此賈生所以
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然用人亦何難之有
一俞枚卜則絲綸之地有人矣一

召趙煥則統均之地有人矣一簡李鋹及劉日
梧則紀綱之地有人矣一下前咨考選李若

珪等與散館暴謙貞等再聽部院題知考選
丙辰題留陳胤叢等及在京俸深中行等官
一併允行則青瑣烏臺之地有人矣他如內
而部堂左右大小京堂之推外而督撫重臣
藩臬大吏及二千石之推亦無不隨推隨下
則百司庶府之間皆有人矣做成箇圓滿世
界露出一番赫耀聲靈觀聽一新播之塞外
蠢爾匪茹所不膽寒心戰若崩厥角稽首者
未之有也內安外攘順治威嚴更何酋虜之

足慮哉必如是然後可以議兵可以議餉兵
不容已則餉亦不容已師行糧從軍之制也
但外府空必索之內帑理勢固然無足怪者
皇上想亦不得靳內帑之請矣不見戶部遼餉孔
亟之疏乎所那借者僅十之一已存乎見少
所湊處者雖云有六是亦畫餅耳西江之水
耳曾何裨于有無之數哉議餉若此萬一兵
集而餉不敷餉缺而兵不安必且有望內帑
爲奇貨而耽耽生心者矣

皇上幸再勿曰空虛空虛云也昔唐德宗時李希
烈反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赴京師
發至澆水詔京兆尹王誦犒師惟糲食菜餼
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
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
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
赴趨京師上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
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
王自苑北門出宮從官左右僅百人以幸奉

望天假令德宗蚤發二庫餉軍斷不至此亂臣
賊子敵國外患何代蔑有

皇上尤不可不深長思也雖然畢舉羣策共濟時
艱用人以圖安攘者

皇上也同心戮力勿二勿三盡瘁以效忠貞者諸
臣也近因遼事一言不合輒紛紛見告比肩
事主何忌何嫌不爲壘篋之吹反成水火之
勢職實憂之惜之宋當元昊之初叛也韓琦
爲陝西安撫使獨薦范仲淹代范雍守延州

後夏人議和琦又請與淹俱出按行一宣撫
陝西一宣撫河東仲淹請益兵屯河陽琦以
爲不必請上前議未合退于殿廬中猶爭仲
淹抱忿欲再請對琦道語琦笑止之會富弼
贊琦說卒不發兵仲淹亦不以爲忤卽此亦
可以釋東事之爭矣諸臣第各求如仲淹與
皇土琦無不可者職雖不肖職心無他惟願與諸
臣交相勸勉共成國事已耳伏乞

聖明統賜裁察

宗魯發二車論事雖不至此其因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何宗彥等題爲風霾屢作
皇土可懼時事孔棘堪憂懇乞 國未嘗之根也蓋

聖明亟渙大號以安人心以杜釁萌以固根本以
保萬全事祠祭司案呈到部臣等竊見本月
十九日申時黃霧自東初起頃刻蔽天風霾
大作日色無光相顧駭愕者久之因追思前
三月十一日曾見此變匝月餘遂爲奴兒哈
赤計陷撫順之期喪師殞將應若影響此何
等變而可令再三見也常聞

祖宗朝每遇一番風霾則申飭一番邊備今邊情
大可見矣嗚呼張侮慢目中已無中國東西交
訖處處戒嚴不啻申飭而豫防之矣而臣所
私憂不在天變在人心不在外侮之蠢爾在
根本之空虛也夫所謂空虛者何也曰無人
也無財也夫中國豈乏人哉山川所鍾毓
祖宗二百餘年所培植儘足供聖朝之驅策而
皇上一槩投之閒散而不用中國未嘗乏財也孟
帶九有筐篚萬國農生之工出之商賈通之

催科者錙銖而取敲扑而斂之儘足供九賦
九式之出入而

皇上一槩積之朽蠹而亦不用今日曰俟卽查點
明日曰次第檢發自起經略及二三廢將外
曾見有破格用一人朝上疏而夕報可者乎
甚之印剞弗予科抄半停兩咨考選及起復
散館諸臣守候雲集朝廷曾不得借半箸之
畫但不思帷幄之中幾人運籌幾人制勝邊
關之外幾堪將兵幾堪將將甚矣無人堪憂

也今日曰帑銀知道了明日曰庫藏空虛無從所處自搜發十萬兩外強半倚辦那借則連年進奉是果安在但不思六十萬之發曾不足召募之用可能了撻伐之事否昔漢高祖用反間割四十萬金授陳平不問所出入今以堂堂全盛之天下大張撻伐而終日告貧苦寒酸此詎可聞于醜虜耶近聞調援之兵行糧不能裹腹中途涕泣有欲自盡且逃者至用人押送而行夜則拘防之此不可強

之赴伍况能使之死敵乎儻在在調兵皆然
萬一不逞之徒脫巾倒戈適所以召寇而速
之亂耳至于稅監張燁

諭授虎狼以吞噬之資當此民窮財盡其能堪
此朘削痛楚不可忍之下當必有竒變出于
意外是無財堪憂而所以斂財者更可危也
夫奴酋直一隅之醜耳不愛參貂之餘利招
納亡命爲中國逋逃主江南猾悍負辜多機
智者率投其中卽以我中國長技併逞于我

常聞其襲陷撫順之時器幟鮮整師律嚴明
邊關守堡之卒且無不爲所餌誘受其厚賞
透送情形轉爲嚮導若寬然有餘用也者而
我中國一味儉嗇慳吝各官各賞患寡患貧
此不待對壘交兵而先聲已自披靡

皇上有人而不用有財而不用言之可爲痛哭流
涕者此也何不渙然發大號盡下會推考選
之章使賢才布滿庶位隱然有虎豹在山之
勢速發內帑數百萬給爲軍興以鼓將士之

天賦忠勇而資其操縱權稅之使所在罷撤毋致
望然朘削貧民毆使從亂其已徵之稅分給調兵
經過處所充作行糧從厚優恤使人人有感
望聞激思奮之心仍重懸購募之格有能斬奴酋
者封之徹侯卽以其地畀之無復挾廉望奢
如前日所云千兩世職者使天下英雄豪傑
聞之掩口而裹足一申

命間四方鼓動當自有繫奴兒之頸而獻之

闕下者或不必罄帑發而事半功倍未可知也

書通考 卷之四
陛下有風勵之權不自操之以鼓舞人心而使風
霾得橫發以塵溷下土此臣所目觸而心憂
循職而不能已于聒瀆也

○兵部署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奴酋議在
必剿兵食計當早決懇乞

聖明立斷以定廟算事奴酋背逆自干天誅廷臣
建議咸謂不殲此小醜無以威示四夷

聖怒赫然特下征剿之令臣職在司戎敢不肅將
天威咨籌兵食先議兵五萬餉百萬止是就近調

募防捍目前未及于征勦之役也

國家舉大事興大役必算無遺策動不後時然後能一舉而收萬全之功奴酋雖小醜其威力足以吞併諸夷其財力足以糾連諸虜鳴鏑控弦之衆不下五六萬我兵調募者卽以一敵一得失且未可量况多不習戰之兵乎李如栢生長遼左于奴酋情形甚習具揭到臣亦謂須得精兵八萬臣部續議十萬併北關朝鮮之兵亦在數內實止得八萬耳先是

書通考卷之四
六十五
臣等會議五萬募兵居其七今已匝月遼左
召募尚不滿萬續議徵調又未奉

旨而空言征勦不幾以兵事爲戲乎聞遼人曩時
應募者一隸兵籍遂同永軍非甚無聊誰肯
以軍遺子孫者且糧餉不厚器械不具亦非
所以招徠壯士也寧前開原聚落本稀總募
故難廣寧遼陽海蓋三道若懸令如招家丁
之法豐其糧糈而不隸于軍籍鞍馬甲仗等
項俱官爲製備勇力技能之夫必出而應募

矣既廣募召又不得不急徵調蓋薊保援兵
不過萬餘加以南京登州兵四千五百真保
快壯六千止得二萬餘遼左募兵見不滿萬
卽再募萬餘僅得二萬合之不過四萬人耳
非徵兵南北安得八萬精兵而用之兵勢旣
盛然後間諜得行而北關朝鮮之兵始爲我
用也督臣汪可受貽書于臣謂招一壯丁須
得安家銀五兩盔甲器械銀三兩鞍馬之費
又須十四五兩而月餉不與馬計募軍二萬

費亦二十餘萬矣調兵安家銀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各將官家丁亦然以五六萬人計又得二十餘萬先議百萬今止得見銀六十萬耳大兵既集而糧餉不繼變且虞脫巾何言剿賊哉寧夏播州役未及替費各二百餘萬而民間轉輸不在此數奴酋蓄謀數十年帶甲五六萬東西諸虜互相連結非若楊酋哱賊突發于一旦而坐困于孤巢者也故昔之勦播勦寧夏賊易而今之勦建夷難東夷

之爲酋長者數十各擁部落數千異時王杲
王兀諸酋猶且奮其螳臂逆我顏行今奴酋
併吞諸酋盡奪其部落是昔止一酋之力而
今合數酋之力也故昔之勦諸酋易而今之
勦奴酋難臣非不念多徵兵則海內騷動多
發餉則國計空虛顧上欲爲朝廷伸撻伐之
威下欲爲遼左規一勞永逸之計不得不摹
倣征播征倭故事指陳其大略如此乃議餉
三百萬說者猶謂是書生數米量羹之見也

今祗候十日矣未奉

明旨施行臣自惟知識黯淺惴惴懼無能佐軍國
大計度奴雖暫退勢且復逞經略既至而兵
餉未集楊鎬故多方略恐亦難于措手臣又
何辭于不蚤計之罪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集議當否取候

聖裁一切兵食之計豫爲調度庶廟堂有必勝之
策臨事不致倉皇矣

○直隸巡按劉廷元題爲世變在在可慮時政事

事宜新懇乞

聖明爲社稷計修常法策交警以弭禍亂事項者
姦酋大逞一日而屠三城覆軍隕將殄萬命
此亦千古大慘也羽書旁午

皇上始愕眙東顧在廷諸臣蒿目動色其選將則
以增設經略總鎮遴材起廢議其聚兵則以
募壯士帶家丁議其儲餉則以部寺帑金贖
罪開例議其策戰則以兵未集堅壁固圍勢
旣昌長驅掃穴議其除戎器則以盈甲出之

府庫火藥矢鏑造之水衡議謀無遺慮矣職
愚謂便宜欲假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矧閩
以外轉盼咄嗟情形已換安能偷度督臣暫
出關料理與經略交代蒐良將鞠精兵觀變
皇上而動勿泥請

旨而坐失當機勿疑掣肘而有碍直前懷忠仗義
期殲小醜而止寧虜氛既靖以功罪付之實
聖明
聖明
勘可也賞罰欲核重賞廼有死士猛罰庶不
偷生今失律之法有死無二矣若端以首級

程功未免跋扈惟奉旗摧鋒先登者上賞卽
通候世爵以全局奏凱論勿以一夫斬馘較
可也不分力于割級乃得奮勇而陷陣也然
此門庭之患也都城何地而戒禦全疎窺伺
可慮諸臣于門禁則以兵部官親領議于啓
閉則以辰闢酉扃議于冒濫則以清出占役
議于器械則以預備多積九門議于操練則
以重總協事權議畫無餘策矣職愚謂內市
宜罷憶職于四十三年曾驅出各門外貿易

商民樂從其後傳

旨令之復入紛亂而進姦細兇具誰爲檢點此萬
萬不可也宿衛宜嚴憶巡視皇城時官不及
廝輿軍不滿十之二三旋振旋弛何以護
宸嚴在選材而授按籍而校以克之如符卿熊尙
文金吾押牌之申飭毫不假借可然此猶蕭
牆之患也其腹心病根在

皇上轉移間耳建夷狡焉不逞蜂屯鴟張尙未卜
所竟而煖宰抄熬諸部落聞且蠢蠢浙閩之

倭楚黔苗獯聞且洶洶省直啼饑號寒之子
遺瘡痍未起聞且眴眴際此剝膚燃眉之秋
宜勵臥薪嘗膽之志改弦易轍職方謂一切
除拜機務無巨無細朝上夕下柰邸報中

奉旨者僅僅經略總戎會議數事耳閣部所籲諸
臺省所條陳十無一報也職方謂恤災之蠲
賑權稅之荼毒不崇朝而行者行止者止柰
何損內帑之毫毛存卮危之金湯尚爾屯膏
未見需發也職方謂召鄒元標史孟麟歐大

倫王德完李騰芳于禁近列劉光復劉國縉
于行間還劉文炳郭尚賓凌漢翀翟鳳翀等
于言路以濟時艱柰何熊廷弼之監軍廢將
之棟用尙爾刊印未聞概俞也豈知在廷臣
子以枚卜請以補大僚請以下候命候考請
豈迂遠而不切事情者從來六相五臣謀斷
相資乃緩急有賴矧國事旁午其需協贊尤
甚從來六卿九官分任而職業精互叅而忠
益廣矧封疆孔棘其需共肩尤甚從來青瑣

蘭臺濟濟鏘鏘補拾各攄見聞更代遶爲激
揚矧虜情搶攘其需糾彈尤甚諸臣稔悉治
亂安危之關全懸于此今日喪師辱國政爲
人賢寥落時事鬱塞故至此則目前之轉禍
爲福因敗爲功者其喫緊亦不外此

皇上試叅稽古今章疏之滯如斯也揆地之匱如
斯也大僚之乏如斯也言語之空如斯也內
帑之盈如斯也歷代治世然乎不然乎

祖宗朝然乎不然乎萬曆初年然乎不然乎胥失

其常安得不自召其變草野之民知有今日
久矣爲今之計在舉數者交警而致行之而
又有三要焉一曰旌實心任事之臣均一幹
濟也而任事者與循職者懸矣與市名者抑
又懸矣中外文武諸臣豈無介特精明持理
法以營實事者然利于國利于民不利于狐
鼠城社一遇清釐而蜚語鼓譟隨之旁觀且
從而齟齬之所由不得展其施也惟

皇上著爲令廉有真任事者誨書盈篋勿爲投杼

事完以顯陟隨其後庶豪傑蒸蒸響應耳一
曰貂璫不預外政大小臣工無論同心堪與
籌國卽畸見究歸濟事獨此輩叅焉糜金錢
虛營伍公然無忌迨披瀝叫闈而彼且煬之
也其自托也完勢必不可問夫都門鎖鑰禁
地宿衛關繫何如而蠱壞至是良可寒心惟
皇上著爲令一槩禁革勿與聽各衙門調度整頓
庶蠱弊可頓洗耳一曰

皇上捐玩世之心

皇上神明天縱何所不矚直狃熙泰而恃英哲方
曰舉世可弄于掌股也或曰殃孽之象亦氣
數偶然也又或曰言官痛哭流涕之談直謾
我嘗我多不盡驗也卽稍稍任意何害乎詎
知國家禍患發之驟者淺而易救蓄之深者
蔓而難圖且幸而不驗耳不幸而驗也天下
事尚可爲哉今固已驗矣圖之此其時矣惟
皇上懼然憬悟朝兢夕惕修復常法爲期庶國以
人實政舉民和而可戢戎心于萬一耳是役

也謂可嘗試浪戰是委駒犢于虎狼之吻也
禍必不振也謂可苟且結局是損國威而熾
邊衅也欲偃誅伐五胡雲擾且立見也恡帑
藏而踟躕是聚羶而來虎視眈眈叢貨而俟
探丸胠篋之躑躅也驚于邊境不式于廟廊
是顧蚊蚋之撓其膚未知鼯鼠之食其角也
求之于戈戎馬而不講于任人納諫是治標
忘本爬搔疥癬而罔念骨髓之潰也非任事
者實做一番是塵飯塗羹坐而待斃之道也

近倖仍聽縱橫是漁獵幾竭夫澤鼠竊且及于膚抉戶揖盜而羗夷接軫輦轂也臣而泄泄沓沓是以人國僥倖也義所不敢出也君而悠悠忽忽是不正其家之主而欲葺主之家將補東而罅西支此而傾彼竊謂噬臍之無及也遼東勢屬肩臂安危與共大非朝鮮哮播比今日病入膏肓事勢狼狽萬非嘉靖庚戌比救焚拯溺卽披髮蹶足猶恐不及而尚可抑鼻息于馬上之口嬉狎旦夕效處堂

燕雀乎塞旣漏之舟維將顛之厦在

皇上自爲計審耳職邊警時聞震鄰爲恐輒陳其
款款若此

壽遼碩畫卷之四終

家將仙...
 無及也...
 煇煇...
 皇上自...
 燕...